

编者：金秋十月，以“互联互通 同心同行”为主题的2006年Bb大中华区用户会召开在即，而由赛尔毕博公司主办的“我和e-Learning，不得不说的故事”有奖征文大赛也接近了尾声。通过这次征文，不仅聆听到了更多来自Blackboard用户的声音，也广泛征集了来自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以及远程教育界人士对e-Learning行业的意见和建议。在这里，大赛组委会衷心感谢各位作者的参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10月底通过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网络直播继续关注Bb用户大会所带来的e-Learning最新信息。本期，我们也特地选发了来自高校教师的两篇征文，以飨读者。

# 从斯坦福大学到上海民工课堂

## ——我与Blackboard的缘分

文 / 李明华

### 邂逅在斯坦福

在美国 Austin 听佛教大师演讲时说，其实“缘分”未必是“前世”注定，今生今世多次相遇，也是有“缘”。中国人喜欢讲“缘分”。客观也好，虚幻也罢，人生道路上总有些经历让我感受到这“缘分”，和Blackboard的故事也是如此。1996年，我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时，还没听说过Blackboard平台。2000年，一个在日本多媒体国立研究所工作的朋友到美国来看我，一起拜访了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告诉我们，斯坦福的教师多了两大“秘密武器”，一个是网上评价工具markettools.com，另一个就是课程管理系统Blackboard。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演示了Blackboard。第一次邂逅Blackboard，就是这么不经意。

2003年9月我回到中国，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我想用一些新式“武器”让教学工作做得更精彩，于是想到了Blackboard。但我又很犹豫，怕千里迢迢从美国引入Blackboard会成本高昂，于是上网检索。令我惊喜的是Blackboard公司已经与中国的赛尔网络有限公司结成合作伙伴，成立赛尔毕博公司，在中国共同推出中文版的Blackboard平台。接下来，我与赛尔毕博公司建立了联系，2004年7

月，应邀参加了赛尔毕博主办的一次e-Learning演讲会，题目是《向严密的课程组织要教育质量和效率》。

### 尝试“供应链”新武器

渐渐地，通过对Blackboard平台的了解和积累，我对网络教学 and 传统教学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思考。随着企业国际化的加深，供应链管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教育管理来说，教育项目供应链管理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包括教师的服务、教材等课程材料，也包括教学工具的运用，贯穿了教育项目的整个管理过程。教育项目供应链的特殊性在于，教育服务本质上是“信息流”的过程，教师和学生对教学物质资源的“运输”、“储存”尤为重要。多年来，人们理解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时存在一个误区，认为不是网络教学就是传统的课堂教学，二者的纷争也由此而起。实际上，网络技术的应用应与传统教学相结合：凡是使用网络来实现的“信息流”比面对面实现的“信息流”更有效率或更受欢迎时，使用网络技术，反之则采取面对面方式。Blackboard的课程管理系统则采用了各取所长、二者结合的方式。其优势在于，提供了一个构建教学组织的基础设施——电子邮件、讨论

板、公告栏，学生可以提交作业，阅读网上材料，组织团队活动，系统甚至还提供了学员参与网上活动的详细统计记录，整个系统并不受网上或网下教育项目的限

## 我和e-learning，不得不说的故事

### 首届“e-learning”在中国有奖征文大赛

详细规则请登录征文专题网页：  
<http://www.cerbibo.com/zhengwen/index.html>  
投稿邮箱：[yingyong\\_m@cernt.com](mailto:yingyong_m@cernt.com)

制。于是教育项目供应链管理变得方便,学习组织的建设和管理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比如,一个班的分组团队合作可以有严密的组织,但又不必拘泥于不合理的上课时间,学习进度完全可以按照学习规律展开。

于是,我很快就开始使用 Blackboard 在中国的免费试用网 [www.learn.edu.cn](http://www.learn.edu.cn) 为华东师大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授课。第一次使用 Blackboard 是为华东师大宁波大学管理干部教育硕士班学员讲授“教育市场研究”课程。这门课程的挑战在于,我仅仅



Bb 成了网上“英语”角

有机会到宁波大学与他们面授 2 次,每次 3 天。而这门课程本身要求学员大量阅读,组织团队讨论,并合作做一个论文项目,最后开一个项目展示讨论会。课内活动虽然重要,但也仅仅是整个课程活动的主要部分之一,而不是全部。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仅仅只有课内活动,这门课就几乎是白上了,效果肯定很一般。这时候,Blackboard 在组织课程实施方面起了核心作用。它就像是一个教学组织的活动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与 40 多名学员保持联络,把他们分成学习小组,把阅读材料和课程安排通过这个平台展现出去,组织学员有计划、有监督地进行自我预习、小组讨论、网上讨论等网上预习活动。第一次到宁波大学给他们讲课以后,Blackboard 网络起到了一个组织他们消化讲课内容,组织调研,做项目的作。大部分学员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新式“武器”,用得很开心。事实证明,Blackboard 在管理学校教学“供应链”方面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 Blackboard 走入民工课堂

两年前,我的研究兴趣转向为农民工提供尽可能多的教育。我们了解到,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之前就与他们的城市同龄人的教育程度有很大的差距。进城打工以后,这些农民工并没有像他们的城市同龄人那样积极地利用继续教育体系提升自己,于是他们之间的教育程度差异越来越大。为此,我在华东师大组建了一个针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研究组,希望这项事业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外来人口的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

不至于将来变成城市失业的来源,也有助于使他们享受人生,拥有更快乐的生活。

从 2005 年 8 月开始,福特基金会给我们的团队提供了资助,使我们有机会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对应课题组合作,两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Henry Levin 和 Mun Tsang 对我们进行指导。于是从今年的六七月份开始,我们在上海嘉定马陆镇永盛公寓开始对外来人员进行知识教育的实验,课程名称为“信息的检索、分析和分运用”。在课程管理中,我们使用了 Blackboard 平台,对许多人来说,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试想,如今即使是在大学生、研究生教育中,Blackboard 这样的课程管理系统还未普及,怎么可能把它运用于农民工教育呢?然而我们却很有信心,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上海市的农民工中 40% 是有上网习惯的。于是我们就决定在这次实验中使用 Blackboard。我们把学员组成学习小组,他们可以通过 Blackboard 获得课程文件,也可以获得纸质文件。他们在网下面对面地组织团队学习活动,也进行网上的分组讨论活动,还把作业和网上检索到的成果放到小组讨论区。更有意义的,也是事先没有想到的是,Blackboard 竟然成为农民工学员互相给予精神鼓励和学习组织必不可少的平台。有一次,Blackboard 升级更新,其实很快就可以用了,但我们误以为更新尚未完成,一下子停用了四五天,结果,整个学习组织就像是发生了“瘟疫”,除了课堂内活动,一切的小组活动、讨论、甚至自学都



教学活动

中断了。更可怕的是,学员之间的互相鼓励也失去了展现的地方。这时,我们的课程已接近尾声,先前互动学习的兴盛局面再也没能恢复。课程结束,我们深刻感受到,在民工教育中,Blackboard 就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这以后我们开设了面向民工的英语课程,我们仍然使用 Blackboard 组织教学活动,学习使用英语来讨论,他们彼此间说得最多的话就是“Do not give up”。有几个学员后来离开了上海,却仍是 Blackboard 上的常客,互通信息,互相鼓励,Blackboard 讨论平台成了大家眼中的网上“英语角”。

8 月底,我到北京参加一次聚会,期间为在斯坦福求学时的博士导师 Henry Levin 教授讲述了 Blackboard 与民工课堂的故事,他听得哈哈大笑。世界真的太小了,同一个平台,既能够吸引斯坦福学子,又能够帮助中国民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呢?■

(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